

憶「空軍入伍生總隊」



· 李家勤 ·

「巴山萬仞，志士如雲，這是空軍的入伍營：

」

去（九十六）年整數年的紀念日似乎特別多，諸如蔣渭水八十周年紀念，「二二八」六十周年紀念，解嚴二十周年紀念等，只是就我而言，「七七盧溝橋事變」從而掀起了八年抗日戰爭，贏得最後勝利，這可是震撼世界的大事，去年正好是七十年，值得慶祝，可惜沒有什麼慶祝活動，漠然地過去了。「七七」之後就是八一四空軍節，剛好也是它七十周年紀念，同學們每年一定要在「空軍新生社」餐廳聚會用餐。近年來每次相見時，想及當年一、二十歲時的慘綠青少年時代，走遍大江南北，浪盪江湖，不知愁滋味；如今已是白髮稀疏，步履維艱，垂垂老矣，大家只能夠「白髮老兵在，閒坐說空軍」了。

聚會時同學互問安好之外，還要互祝在生活中保持空軍「以一搏十」的傳統精神，接著合唱「空軍入伍生總隊」隊歌，歌詞如下：

巴山萬仞，志士如雲，這是空軍的入伍營。人勞動，自力更生，不分天空與地面，不分機械與飛行，同死同生，親愛精誠，為民前鋒，為國千城。創造、創造、創造民族的新生命，努力、努力、努力建設大空軍。

接著再合唱「活躍的舊市壩」，歌詞是這樣的：

活躍的舊市壩，在那高聳的巴岳山下。它是空軍的搖籃，我們都在她的懷抱裡長大、長大。記得天還未亮，軍號就達的達達，一會兒朝會晨操，一會兒歌聲嘹亮；實彈射擊，叭、叭叭，民謠演唱，啦、啦啦。行軍在寶頂山頭，游泳在雅溪河下，啦、啊啦。親愛的同學們，大家一齊歡唱，歌頌這活躍的舊市壩，她是我們快樂的家，我們都在她的懷抱裡長大，長大。真個是，天之驕子，快樂永無涯

，哈哈！

我是遠在抗戰末期時才知道「空軍」的。家鄉是在豫東偏僻的小鎮上，還好有中、小學校可念。有一天下午，當同學在操場上玩球時，忽聞一陣嗡嗡聲，擡頭看見三架一隊的巨型四引擎飛機自高空飛過。後來老師告訴大家，那是美國空軍的四引擎B-29遠程轟炸機，每三架一小隊，三小隊一中隊，三中隊一大隊，均呈三角形，那些飛機都是去轟炸日本軍隊的。一聽說他們是要去「打倒日本」（抗日歌曲名），心嚮往之，當即決定將來我一定要當空軍。

民國三十七年初，國共戰事逆轉，當時我正在開封讀高中，城內缺糧，我隨同成群的學生搭乘火車經徐州南下南京，當流亡學生。那時候內亂正殷，軍紀不彰，民間稱呼阿兵哥為「丘八」（含有輕蔑之意）。由於成千上萬的學生湧入南京後，砸公車、打電影院，結果被人叫做「丘九」，更等而下之了。所幸我有一位堂兄當時正在湯山「中央訓練團」受訓。七月間，他於周末休假時帶我去夫子廟吃蟹殼黃燒餅時告訴我，空軍正在擴大招收新生，快去報考。結果考進了通信學校初期班第十期，錄取通知書上說明需去南京大校場機場搭機到校報到。早晨我抵達機場時，已有好幾架C-47都升火待發，我和另外幾位錄取名生呆立在那裡，不知道該上哪一架。一位士官長過來詢問，我們說要去成都，他看了看「通知書」，向我們吼叫道：「還想讓空軍為你們加一班飛往成都的專機嗎？快去上那一架，到達後自有人帶領你們。」

就這樣我飛到了重慶，被送至白市驛空軍暫編第一隊。等待數日後再由一輛十輪的「通用」大卡車載我們經由青木關抵達四川銅梁縣的舊市壩，也就是空軍入伍生總隊的所在地。總隊部大門口豎立兩根石柱，上書「民族復興路，空軍第一關」，

這時候才知道，進入空軍必須先經過這一關。

總隊的軍事生活是嚴峻的、高標準的。據總隊長勞聲寰上校稱，總隊的踢正步曾經在空軍軍訓比賽中兩度獲得第一名。限於篇幅，我只把印象深刻的幾件事項分列如後。

單槓——這是一種最簡單的運動器材，但對我們晚報到的新生來說，宛如催命符一樣可怕。我們由於長期營養不良、瘦弱無力，基本動作「懸體曲肘」一次都拉不上去，所以午休時班長就督導我們加班拉單槓，要連拉二十個才夠畢業標準。一個半小時下來，兩隻胳膊已經僵硬如棍，不聽使喚了。

障礙——總隊部左側有一塊高寬各約二十公尺的花崗岩石，上垂若干條繩索，那就是「十項障礙」的第一項障礙，很類似時下的攀岩。攀爬上後，尚有其他九處障礙布置在山腰裡有待克服，其中以「爬鐵絲網」及「吊桿渡河」最為危險，前者會刺破人的臀部皮肉，後者會讓人變成落湯雞，渾身泥巴。可怕的是，如不過關，還要再來一次，直到及格為止。

行軍——畢業前要舉行一次「野外行軍」（俗稱「打野外」）。我們的目標是巴山裡的「雲霧鄉」。早晨六點鐘整裝出發，沿著羊腸小徑向山內爬升。中午抵達那個十分古樸的小鎮上，隊長帶領大家到一家飯店各吃一大碗紅燒豬肉蓋飯，並且允許我們欣賞十分鐘正在演出的廟會川戲。我看那位黑面演員一轉身，臉即變成了紅色，再一轉身，又變成了白色，覺得十分奇特。後來才知道，這就是川戲中最著名的「變臉」。

歸程中，經過一個綠樹掩映的小湖，隊長教導我們「投擲手榴彈」課程。講解一番後，即命令獲得擲標槍前三名的同學試投。三顆手榴彈落入平靜的湖水時激起一陣陣小小的漣漪，瞬即平靜，大家正在迷惑時，隊長才說，引信早折掉了。

班長——我們的班長都是自陸軍官校畢業後派來的。他們年輕氣盛，爭勇求表現，所謂「不怕官，就怕管」，他們是學生們的「頂頭上司」，有報請淘汰學生的權利，所以即便是非常不合理的要求，也只得默然接受。

我們是入伍生總隊的最後一批學生，於民國三

十七年底畢業後自銅梁去重慶，搭乘C-55班機飛往原來出發的地方——南京市的大校場機場，然後再去岡山空軍通信學校入學。

後來有好幾位班長隨我們調至通校擔任區隊長。經過生活的淬煉，時光的洗滌，大家都成了如兄如弟的好友了。現在我的健康尚佳，應該歸功於當年辛苦入伍訓練啊！

營養——由於體力消耗過鉅，同學們在假日都去銅梁或者舊市壩補充營養，多半是買幾斤豬肝請店家加上青蔥炒一炒，配飯當做午餐。睡在我上舖的楊姓同學體格特差，他總是買一堆生雞蛋藏在內務櫃裡的馬靴筒裡，早中晚各生吃一枚，但他還是被淘汰，遣返揚州去了。

入川前，我們只知道四川是「天府之國，物阜民豐」，事實上，當地物價不及京滬的十分之一。我們二等兵的月薪就可買上萬個雞蛋。

號兵——總隊部的右側坡地上駐有「號兵班」，職司吹「起床號」、「上操號」、「開飯號」及「熄燈號」等，時刻一到就有兩位號兵肅立在哨兵樓頂吹號。號聲嘹亮高揚，聲達數里。我最怕聽的是出操號，激昂急速，震撼心弦，面臨的是兩個小時的磨難；最愛聽的是熄燈號，聲音悠悠杳杳，低迴如縷，猶如母親哼的搖籃曲，引人入夢鄉。

我之所以想寫這篇文章，是因為二十多年前一位書法好友贈送我一幅捲軸，他以行書寫陸游的楓橋詩，末句是「巴山此去尚千重」，當時正值大陸上文革初起，人心惶恐，朝不保夕，懷念中的返鄉探親，已似癡人說夢了。至於我所想念，想再見一次陪我度過慘烈如火的半年入伍生活的巴山，遠在千里之外，更是遙不可及了。可是風水輪流轉，民國七十六年解嚴，其後一年一位原籍重慶的同學首先回到故鄉。據他回來後在同學聚會的餐會上說，他曾經計畫前往銅梁舊市壩看看現在情況如何，一位知情的鄉親告訴他說，銅梁的明代城牆早已被紅衛兵拆掉，舊市壩的石板路和茅草屋已變成一片二層樓房的小鎮，而原來入伍生總隊的那一大片操場平地是國營的農場了。至於巴山，「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」，巴山無恙，何須牽掛？話是不錯，只是就我來說，我曾寄情巴山，相看半年，尤

其是它見證了我通過「空軍第一關」的檢驗，邁進了空軍大家庭，怎麼不思念它呢？容我在此寫出入伍時每天都要唱好幾遍的進行曲的歌詞，以為本文的結束。

英雄向前走?!

· 張智瑋 ·



，且至今仍被視為英雄的——奧德修斯。

希臘聯軍在特洛伊城內大肆屠殺和掠奪後，回國途中觸怒了天神。於是眾神們有意考驗奧德修斯，故意誤導他的航路，讓他們一行人不僅在海上漂流長達十年之久，且又遭逢各式各樣的災難和奇遇——獨眼巨人吃掉了他的同伴，神女喀爾刻用巫術把他的同伴變成豬，又把他留在海島上；他到了環繞大地的瀛海邊緣，看到許多過去的鬼魂；躲過女妖塞壬那迷惑人的歌聲，逃過怪物卡律布狄斯和斯庫拉，最後女神卡呂普索在留下奧德修斯好幾年之後，才同意讓他離去。他到達菲埃克斯人的國土，向國王阿爾基諾斯重述了

「英雄」，何謂英雄？英俊挺拔？智勇雙全？氣宇非凡？剛正不阿？首先我們要從字面上來解讀。英雄，就是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，他們能夠帶領人們做出有意義的事情，或者他們自己做了重大的事情（維基百科之詮釋）。而這些英雄多半給人的印象不外乎正直、善良、有智慧、有膽識、武藝非凡、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且又不為五斗米折腰的「君子」等正面形象。而這些「君子」不僅受到人們的愛戴，就連上天都對其寵愛有加。

然而「英雄」真的只有「君子」可以當嗎？英雄可以打敗仗嗎？可以說謊嗎？可以不擇手段嗎？今天我們所要探討的這位仁兄不僅會「向前走」，還懂得「向左右走、向後走」。

過去九年間的海上歷險，阿爾基諾斯派船送他回故鄉。那些追求他妻子的求婚人士還占據他的王宮。奧德修斯喬裝成乞丐進入王宮，設法與兒子一起殺死那群橫暴的貴族並與妻子重新團聚。

奧德修斯何以能夠在一連串的災難中倖存生還？除了靠過人的意志力、堅忍不拔的精神（克服了自然、社會等重重危阻）；足智多謀、善於言辭、心靈手巧；更重要的答案則是——「狡智」。在面對獨眼巨人時，他犧牲了六位同伴且給自己一個假名——「無人」，用他們帶的酒灌醉巨人，然後以木杆戳進巨人的獨眼；他使自己的身體不自由、使自己的意志無效化而通過「無能為力」，躲過女妖塞壬的歌聲，以維持自己的生命；他在各個地方流浪的時候，都運用自己如簧的巧舌來博得眾人的憐憫、尊重和幫助，因此各地的公主、王后、國王都善待他，甚至連妖怪們也受到他的矇騙和捉弄；和女神住在島上每天享樂且做愛長達七年之後，卻說自己無法忘懷深愛的妻子必須離開——倘若真的深愛妻子，又為何需要浪費七年呢？既然他無法忘卻深愛的妻子那又為何還要喬裝成乞丐以試探對方呢？最後，他將求婚者及其奴隸，全都以酷刑致死，雖然他是伊塔卡的國王，但也不應如此殘忍且殺人無數。

說穿了，這世界上根本沒有絕對的好人，更不會有絕對的壞人，一切都是依照當下的立場及觀點判斷而作的行為不同所致。在此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無所不用其極尋求生存的「人」。我們常說：「人活著就有希望。」哪怕是曾經作奸犯科的人，只要他有心改過向善，我們都應當給他合理且公平的機會。畢竟，就連野獸都有生存的權利不是嗎？也許該是我們將既有的「英雄」形象拋去，英雄不該只是一「向前走」，更要懂得應變，懂得因時、因地制宜。

中國的空軍的體魄賽虎龍，志凌霄漢，氣貫長虹，越山跨海追電逐風，晴空萬里惟我稱雄，不管它白晝與黑夜，不管它風雨雪，我們要保衛大領空。